

责任编辑：祝鸣华

亲爱的马塞尔：
一百年前的今天，也就是1913年11月8日，你的《追忆似水年华》的第一卷《在斯万家那边》出版；一百年后的今天，我在阿尔卑斯山麓阿讷西的书报亭里，看到并买下了《费加罗报》为纪念此书出版一百周年而出的图文并茂的专辑；而早在一个多月前，我已在复旦的课堂上以关于“贡布雷”的报告提前作了纪念；但是在今天，我还是忍不住要再写上几句。

你曾在全书最后一卷的一个自注里预言：“像我的肉身一样，我的著作最终有一天会死去。然而，对待死亡唯有逆来顺受。我们愿意接受这样的想法，我们自己十年后与世长辞，我们的作品百年后寿终正寝。万寿无疆对人和对作品都是不可能的。”如果此自注写于1912年末全书初稿完成之时，那么你果然于十年后的1922年去世，你的第一个预言不幸应验；但是一百年后的今天，我们好像才刚刚开始谈论你的作品，你的第二个预言幸而落空——但这又是多么美好的落空啊！

你的朋友热内·培德说，当

年，《在斯万家那边》被巴黎所有的大出版社拒绝，包括纪德们主持的《新法兰西评论》社，最后只能以屈辱性的自费方式出版。直到数年后，来自民间读书界的声音促使纪德们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才让《新法兰西评论》社毫无保留地为你敞开了大门。“现在想起这些，真让人不可思议。当时要提起马塞尔·普鲁斯特，人们会说：‘马塞尔·普鲁斯特……’很多年里，除了几个没用的好朋友外，没人来关心这个不幸的、有些疯疯癫癫的家伙；而之后，全世界都将为之着迷。”（《普鲁斯特之夏》）

是的，今天，全世界的读者都为你着迷，我不过是其中的一个。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你的作品刚刚“重入”中国，我就开始读它们了；但是说来惭愧，直到今年春天，我才终于读完了全部七卷，竟然比你写它们的时间都长。但是你用不着不满意，因为我是真正地用心通读，用四分之一一个世纪去读，没有跳过任何一个字。我还想要告诉你，我

从来没有得到过如此大的阅读快感，也没有其他任何作品，曾经这么深入地强烈地震撼我的心灵，让我看到了一个如此美妙的文学世界。我的读书生涯，以读完你的全书为分界，是两个迥然不同的境界。我愿意用我所有的文字，来换取你书中的任何一段描写，虽然你肯定不愿意接受。

在你位于拉雪兹神甫公墓的平卧着的黑色大理石墓碑上，常会有像我一样热爱你的读者给你留下的便条：“亲爱的马塞尔，你是个无与伦比的天才。天堂见。”

“亲爱的普鲁斯特，你会活在所有读者和见证你卓越才华的人的记忆里。”……

读着这些便条，感觉就像是你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人世一样——对于一个作家来说，这才是真正的不朽吧？你喜爱的作家贝戈特去世了，你在书中满怀忧伤地写道，“我心目明白，这一天贝戈特的死使我非常难过……人们埋葬了他，但是在丧礼的整

个夜晚，在灯火通明的玻璃橱窗里，他的那些三本一叠的书犹如展开翅膀的天使在守夜，对于已经不在人世的他来说，那仿佛是他复活的象征。”把“三本一叠”改成“七卷一套”，这话说的简直就是你自己啊，亲爱的马塞尔！你相信人生短暂，而艺术长存，“虽然我在一切欢乐之中甚至于在爱情之中遇到的全是虚幻，但是世上还有其他东西存在——毫无疑问只有艺术才能使之实现。”你实现了你的愿望：你在你的书中复活；你在你的书中永生。

今年春天，也是在你们的复活节假中，也是在山楂花盛开的季节，我造访了伊利耶—贡布雷——你作品和精神的“故乡”。我坐在大栗树下的铁桌前，我站在莱奥妮姨妈的床边，我走过维福纳河上的老桥，我去了斯万家那边的花园……从今往后，那贡布雷花园的铃铛声，也将穿越时空，不时在我的梦境中出现……

一个热爱你的中国读者

2013年11月8日枫丹露白时节于你的祖国

爱好音乐、戏曲的民族

周炳桢

中国历代王朝中有一个是女真族的金朝（公元1115—1234），前后共119年，多年来中外历史学家对它的研究也非常之少。2009年7月，建筑工人在山西西南部的稷山施工时，无意中碰到了一块砖墙，他们立即报告了当地的博物馆，专家们对此地进行挖掘，一共发现了11座金朝时期的墓葬。

考古学家对此大为惊喜，因为集中发现如此完整的金代墓葬可谓前所未有，大的砖墙足有365公斤重，内壁的花纹、浮雕均完好无损。在山西省博物馆的支持下，对90件出土文物以墓穴的形式复原，再以《戏曲，生活和来世》为主题向公众展出。

展出引起了中外史学界的轰动。砖雕上人物的神态栩栩如生，有吹笛的，有击鼓的，居中的一人还背弹琵琶，是一幅完整的音乐舞蹈场景。另一些浮雕则是比较严肃的题材，描述小辈怎样孝敬长辈，以及道教八卦的图腾等。从制作工艺来看，有的浮雕是用模具制作的，而另一些则是直接雕刻，然后在黏土上用石灰水上底色，再涂上颜料，显然，制作这样的浮雕要花费很多人工。

和音乐舞蹈的浮雕相比，道教的八卦图腾要粗糙得多，说明和音乐舞蹈的浮雕不是出自同一个作坊。可以作一个推论：当时，金朝人他们对音乐、戏曲的热爱十分痴迷，远远超过了对道教八卦的重视。这些，也都体现在他们对墓葬的装饰有粗有细的选择上。根据中国历代墓葬的标准，金代墓葬不算豪华，现已出土的金墓约有100余处，都是单穴，也未尝见到历代古墓中常见的翡翠玉衣、香油防腐等保存尸体的作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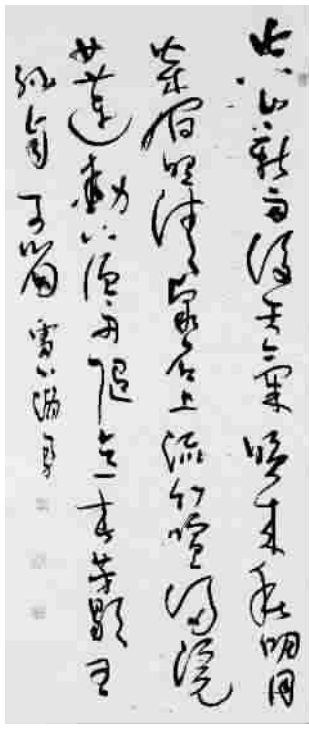
墓室的侧面是一大块砖墙，墙上有一男一女的浮雕，面无表情地站着，双手交叉紧握。而他们的对墙则是四个人，着装炫耀，显然是金朝戏曲中的角色，一个领头的，另一个穿着橘红色长袍的是配角，再加上一个丑角和一个宫廷的穿着。砖墙上有格栅窗的雕刻图案，窗下则是盛开的牡丹花，威武的狮子，还有几个人像是相扑武士般地行注目礼。

有一位专们研究古代墓葬的学者认为，金人喜欢音乐、戏曲，他们也接受了汉人的娱乐方式，但是，墓室雕刻上的演员的表情相对呆板、平淡，并不是在演某一特定的戏曲剧目。这可以有两种解释：一是金人似乎希望演员在地府能演不同的剧目供其观赏；另一种解释似乎更有说服力，那就是，金人不相信人有来世，墓室中的戏曲浮雕只是表明他们对戏曲的钟爱。

我们这一代人对金朝的印象，大都出自《说岳全传》，韩世忠大败金兵，杨再兴大战小商河等等。章回小说把女真族描绘成青面獠牙、十恶不赦的蛮人。但这毕竟只是小说的描绘而已，历史、考古研究告诉我们，女真族曾经是我们祖国的一个爱好音乐、戏曲的优秀民族。

赴澎湖的当天就赶去澎湖湾。一首《外婆的澎湖湾》耳熟能详，词作者潘安邦的家就在那里，我们参观了他的展览室，也见到他和他外婆坐在他家门外珊瑚化石垒起的矮墙上聊天的雕塑。

潘安邦笔下的阳光，沙滩、海浪、仙人掌，这回一项项领略了。而最令人震撼的是仙人掌。潘安



书法

赵勇

澎湖仙人掌

陈志泽

邦家的周遭就有许多仙人掌。我想问问矮墙上的潘安邦关于仙人掌的神奇，又咽了回去。自己看吧，自己的体验更真切可靠。

仙人掌，果真是仙人的手掌吗？形似神亦似。就是不知道到了老天发怒的季节是什么样的景象？虽然这时节季风刚过，风平浪静，仍可想象那壮观的一幕。仙人掌抡起巴掌，仙人掌扇着西北风，扇着季风，扇着酷日，扇着铁板似的玄武岩，直扇出一派宁静与优美。仙人掌长着密集的尖刺，但它的尖刺并不咄咄逼人，细小，静默，当然又锐利、坚硬，指向大海，等待着随时戳破覆盖海岛的季风，诠释“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”的信条。据说，澎湖人称仙人掌的尖刺为“雷公刺”。尖刺是仙人掌的武器，不管对付谁的侵扰，都有威慑力。

过去看到的仙人掌都是为了点缀而存在的，大都是单个的，澎湖的仙人掌一丛丛地连成一大片，气势磅礴直到天边。这显然是为了生存需要的联

合。乱石中、绝壁上，干旱的沙质土，愈是恶劣的环境愈是长得蓬勃、热烈，这是仙人掌令人敬佩的特性。寂寞中岿然不动，内敛、坚忍，但绝不单调——黄花紧挨着尖刺开放，那么纯粹、那么灿烂、艳丽。

仙人掌结红色的果，红得独特，红得高贵、稳重，甜美的红果实做成的食品却让人嚼出滋味……带领我们的林龙吉先生看到我们在津津有味地吃仙人掌果冰激凌，叮嘱别染了衣服，洗不掉的。仙人掌还这么情意绵长。《台湾通志》记载：“植之墙外，可避火灾。”

仙人掌，又是凡人的手掌，劳动者的手掌，血肉长成的手掌。我在驾风搏浪的澎湖渔人身上看到这样的手掌。在勇于开拓的，用双手创造财富的勤劳智慧的澎湖人身上，看到这样的手掌。

澎湖仙人掌的耐人寻味，让我们从灵魂深处喜爱，我们一行，人人都和它合影，不同的构图，不同的角度照个高兴。我紧靠着她站了一张，还不够，又钻进仙人掌丛中照了一张，真想进入它内心的深处，与它的沉默、它的坚忍、她的快乐融为一体。

当挂彩穗、扎硬草、戴七星额子、插栩栩翎子的穆桂英，神完气足地亮相于峨峨青山之前，当飞扬奇硕的大朵牡丹灼灼盛放于娇艳的杜丽娘身后，当万山红遍的奇峰峻岭起伏于一袭白衣的白素贞身边，当代顶级的视觉艺术与表演艺术在此完成了一次亲密碰撞。

有幸亲临盛宴，一连五天遍睹“文武昆乱”史依弘的京昆大戏《白蛇传》《牡丹亭》《穆桂英》《奇双会》和《玉堂春》，如此夜夜笙歌，只道春风沉醉。而我的导师卢甫圣先生的《知一知二之间》、《国色》系列、《青山见我知如是》《此岸》《天下熙熙》等代表作依次作为舞台的天幕，惊艳登场。前一个月，我尚在中国美术馆的人潮涌动中仰视这些作品，如今又以如此声情并茂的姿态华丽地铺陈在我的面前。

卢老师终于以大手笔的方式为他与戏曲的情缘留下了痕迹。他从小喜欢戏曲，从家乡的婺剧直到京昆，百听不厌，他的画作与诗词中有戏曲的影子，他的女儿卢缓从小便能唱“良辰美景奈何天”。我难免要写下一些文字，为我的导师，为这样华丽的夜晚和这些美妙的相遇，卢缓让我写得好玩一些。我颇犯踌躇，转身去咨询师母，能否透露一些关于卢老师的好玩之事，师母的回答相当经典：“卢老师一生没有任何好玩之事，就是他最大的好玩之处。”

作为一名集艺术家、美术史论家、出版人、文化策划者多重身份的卢老师，给众人的印象多是内敛沉默的。据说在浙江美院读书的时候，有次学院举行化妆舞会，卢老师主动承担了“彭祖”这个角色，只要戴上个长胡子安坐在那里。我从小怕老师，平常连打个电话都紧张，往往导致对话冷场。以为卢老师已不在线了，试着弱弱地说声再见，只听得那一头缓缓地回了声“好的，再见”，如释重负地放下了电话。如果两两相对，对方若不主动挑起话题，便往住面面相觑，但卢老师偶尔眨眼的习惯性动作，还有腼腆天真的笑容，又让人消释些许紧张。却还是不太容易放松，因为他不惑自威的风仪和深不可测的学养。他的画作题跋中“日月西东，星槎浩空。梦蝶梦熊，拂衣奔虹”这样壮阔奇谲的句子，还有更多令我汗涔涔下的看不懂的异体字，保持着青铜铭文或汉简上的模样，与那些或如《天问》或《山海经》般的形象组合在一起，时常让人匪夷所思。我又隐约知道他通周易八卦、奇门遁甲，似乎在欲言又止间，早已洞穿我的今生前世。如此，我更加敝帚自珍了。

卢老师身兼多职，又要在繁冗琐碎的事务之余，创作如此恢弘的大幅长卷，写下《中国文人画史》这般的煌煌巨著，主编规模大于《廿五史》的《中国书画全书》，将一个专业出版社建成为国际公认的学术重镇，难免在生活上顾此失彼。卢缓说起她小时候，有次没等到卢老师回家，便上街去找。赫然看见卢老师站在一个十字路口，拿着一面小红旗茫然地在指挥交通！原来他骑车想事闯了红灯，被警察无情罚下，必须抓到下一个违反交通规则的路人才能离开。卢老师曾经提出振聋发聩的“天人论”与“球体说”，从而消解了弥漫于艺术史研究领域上空数十年的进化论迷雾，却在现实的十字路口，拿着一面小红旗无计可施。

卢老师致力于“把看不见但又该看见的东西变成现实中的可见物”，他用自己的手眼，表达他对宇宙、宗教、当代空间的思考，让我们看到他的星空与花园，如此古淡天真、空明辽远，却又包含着一种极致的奢华。他的人物画，得力于秦汉砖瓦、魏晋壁画尤多，又由陈洪缙上追贯休乃至顾恺之，奇正相生，亦庄亦谐。而他的人物画又像是人物画风的伸延，用晋唐人物画中的高古游丝描，回到山水画诞生之初那种空无皴的表现方法。绵延的山水有如人体的线条，动静相生、刚柔并济。他从中西古今交错的时代语境中，捕捉亦此亦彼的灵感，“使知其一不知其二尽可能趋向于知一知二之间”。

知一知二之间

胡建君



我别无选择

薛涛

走近。我躲在远处

也能听见清脆的腰铃和叮咚的铃鼓。待我拉上弟弟小心走近，神魂落魄的歌声泄露出来，我赶紧带着弟弟逃了。

对萨满的记忆直接影响了我的生命观和宇宙观，进而也一定影响了文学观的形成。至少它在我的作品中注入某种味道。那味

畏眼神打量。我小时候便能感受到萨满文化的眼神，它用心凝视万物，深情、敏感、神秘，对宇宙和生命充满敬畏。这种敬畏也深深沉淀在我的童年经验里。

在我童年的印象里，萨满就跟着下乡唱二人转的剧团差不多，都是歌者和舞者，只不过他们的歌舞里充满了异样的神秘气息，一直不敢走近。我躲在远处

童年の特异经验、大地的新鲜气息滋养我的写作。我匍匐在这片神秘而深情的大地，时而飞翔，时而立行。仰望星空时，幻想的那一翼便粗壮一些，写出幻想小说和一点童话；打量大地时，写出《小城池》和《虚狐》。我只能这样写。

我为这片大地写下一些文字，承载清澈的童心和高贵的灵魂。

十日谈

我写童书

坚持认真写作，是对文学的敬重。

